

·全唐传·

薛仁贵征东

上

刘林仙 黄国祥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 李世民夜半梦贤臣 徐茂公金殿圆君梦…………… (1)

第二回

- 薛仁贵自尽松林内 王茂生救人归途中…………… (10)

第三回

- 柳家庄仁贵做小工 皎月楼小姐赠宝衣…………… (22)

第四回

- 柳银环出走离家门 薛仁贵成亲入寒窑…………… (33)

第五回

- 汾河湾箭射开口雁 龙门县棍打投军人…………… (44)

第六回

- 金钱山打虎救咬金 隐名姓权当火头军…………… (56)

第七回

- 举金狮秦叔宝吐血 聆教诲尉迟恭挂帅…………… (68)

第八回

- 天盖山走马擒董奎 探地穴误放穴中龙…………… (80)

第九回

- 探地穴仁贵得四宝 烽火山一日擒三寇…………… (91)

第十回

- 樊金锭喜招乘龙婿 白袍将巧摆龙门阵…………… (102)

第十一回	
尉迟恭阵中埋伏	薛仁贵代作平辽论…………… (115)
第十二回	
烧黄裱下旨平巨浪	造木城瞞君过大海…………… (126)
第十三回	
思乡岭弟兄巧相逢	东辽将叫战火头军…………… (136)
第十四回	
用计谋三箭定天山	射鞭鞘巧夺凤凰城…………… (148)
第十五回	
马三保探路断四肢	老将军昂头撞枪尖…………… (156)
第十六回	
为报仇元帅遭擒获	因散心仁贵遇囚车…………… (163)
第十七回	
白袍将鞭砸盖先莫	李如龟杆捅凤凰巢…………… (169)
第十八回	
祭飞刀众总兵伤亡	为搬兵程咬金迎敌…………… (176)
第十九回	
薛万策求救闯敌营	张士贵起箭害郡马…………… (184)
第二十回	
遇蜈蚣九兄弟负伤	逢恩师一英雄得救…………… (193)
第二十一回	
展红旗金鸡吞蜈蚣	白袍将戟挑梅月英…………… (203)
第二十二回	
穿云箭空中破飞刀	白虎鞭砸伤盖苏文…………… (211)
第二十三回	
访贤臣醉尉迟戒酒	藏白袍张士贵用计…………… (223)
第二十四回	
尉迟恭误中刘伶计	张德胜倒地讲实情…………… (232)
第二十五回	
薛仁贵对月诉功劳	尉迟恭月下访白袍…………… (242)

	第四十一回	
乔装打扮深山探险	摩天岭上巧逢敌人……………	(415)
	第四十二回	
深入虎穴金兰结拜	陈述旧事引翼二周……………	(426)
	第四十三回	
遇同乡三人结金兰	入虎穴送弓探后山……………	(439)
	第四十四回	
练武功受宠又封官	毛子禎送信到唐营……………	(446)
	第四十五回	
里应外合大破后山	托金托银双双丧命……………	(456)
	第四十六回	
程咬金搬兵摩天岭	薛仁贵大摆龙门阵……………	(468)
	第四十七回	
盖苏文走马观阵势	破龙门损兵又折将……………	(481)
	第四十八回	
白袍将长江逼人头	东辽帅拔剑自刎身……………	(494)
	第四十九回	
对功劳楼死何宗宪	尉迟恭鞭砸张士贵……………	(507)
	第五十回	
汾河湾射虎误伤子	回寒窑夫妻又重逢……………	(519)
	第五十一回	
水代酒情深更意厚	假金牌暗害平辽王……………	(534)
	第五十二回	
为害人砸死亲生女	程咬金血溅金銮殿……………	(548)
	第五十三回	
薛仁贵含冤下天牢	小秦英怒打李道宗……………	(560)
	第五十四回	
为避罪秦英划破脸	成亲王告状未得逞……………	(572)
	第五十五回	
八总兵闻信困长安	李世民城头见王妃……………	(585)

	第五十六回	
柳银环辩理见天子	薛金莲走马劈盛彦·····	(599)
	第五十七回	
敖国公正定闻凶信	急回京求情跑死马·····	(612)
	第五十八回	
薛仁贵受诬坐天牢	尉迟恭求情上金殿·····	(624)
	第五十九回	
金銮殿求情惊圣驾	敖国公碰死紫金门·····	(635)
	第六十回	
黑白氏兵困午门外	徐茂公金殿示赦旨·····	(647)
	第六十一回	
薛仁贵赦免返龙门	苏保童进兵界牌关·····	(660)
	第六十二回	
西凉帅造反犯中原	程咬金奉旨奔龙门·····	(671)

第一回

李世民夜半梦贤臣 徐茂公金殿圆君梦

混沌初开盘古初，
一治一乱不一王。
传至炀帝行无道，
截父专权民遭殃。
天官降下真命主，
万民感戴圣贤皇。
实行仁政贞观帝，
重整乾坤归大唐。
平定四海番王顺，
无道东辽又猖狂。
明君御驾亲跨海，
一纪班师东海洋。

一道《评辽论》吟罢，道出传统长篇评书《薛家将》之一《薛仁贵征东》。

二主贞观唐天子李世民，登基坐殿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黎民百姓安居乐业。

这一日，皇帝驾坐早朝。文武百官给天子朝拜，施了君臣大礼，殿头官往下传旨：“文武百官听真！哪家爱卿有本，出班早奏；

无本，卷帘散朝。”

整个金銮殿，鸦雀无声。见文武百官无本可奏，皇帝便说：“徐王兄……”

这一声惊动了护国大师英国公徐勣徐茂公，他马上站起身来，施君臣大礼后问：“我主万岁有何话讲？”

“徐王兄，”李世民说，“朕有一件心腹之事，想和你说说。”

“陛下请讲。”

“昨晚夜半，朕偶得一梦，且被那梦中的情景惊醒了，但不知这梦是吉是凶？徐王兄，你能给朕圆圆这个梦吗？”

徐茂公心想，今日早朝也没有什么事，皇上倒想起做梦之事来了，忙说：

“好吧！不过，这梦可有三不圆。”

“徐王兄，哪三不圆？”

“陛下，记住梦头，忘了梦尾；记住了梦尾，忘了梦头；做梦不在三更三点。——这个梦就不能圆。”其实，徐茂公知道，这做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常言说，梦是心头想。人睡觉谁还不做梦呵？到了天子这儿，就好象成了贵重之事了。“啊，就请陛下讲吧！”

李世民说：“嘿，朕做的这个梦啊，不但梦头、梦尾、梦中间，朕全都记着，而且，做梦的时间，也正好在三更三点。”

“哦，那么巧？好！那就请陛下说说看。”

李世民说：“朕好象是闲暇无事，骑着马，带着定唐刀和宝雕弓，孤身一人，去野外行围打猪。走了半日，连只野兔都未碰见。朕正打马往前行走，嗯哟！可了不得啦，迎面跑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手中擎着一口板门大刀，长得青脸红发，相貌十分凶恶。他二话没说，照着我举刀就砍，一边砍我，一边还说——”

“他说什么？”

哧一声，把那敌将砸了个抱鞍吐血，狼狈而逃。穿白小将策马便赶，朕急忙说道：‘小将军，穷寇莫追，救朕要紧。’

“这员小将一听，便不追了，勒马而回。回到岸边，他跳下马来，思忖片刻，便把白虎钢鞭插入背后，把戟戳在了地上，随手拽出肋下宝剑，把河边的蒿草割下来，捆成好多捆，铺在淤泥上面。他就踩着草捆，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朕的马前，将朕背到河岸上。然后，他拾起方天画戟，又踩着草捆走到马前，把画戟平放在马肚子底下——”

“陛下，他这是又要做甚？”

“做甚？只见他后把一按，前把一提，两膀一较劲，马借人力、人借马力，劈嚓啪嚓，愣把这匹马，从淤泥中给托了出来，也赶在了河岸上。他上岸之后，把戟扔在身旁，跪下就给朕磕头。磕完头他站起来操起方天画戟，带过马来，纫蹬扳鞍，飞身上马，打马便走。朕忙喊：‘喂！小将慢走，请且留步！你将朕救了，你是什么人，快快报个名来。常言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不留声，怎知春夏秋冬！’

“那员小将冲朕把拳一抱，微笑着说道：‘主公，小人有四句诗，主公要能猜着，我的姓名和家乡住处便都能知晓。’接着，他念了四句诗。念完，他拔马就往河中走去。说来也真奇怪，只听哗的一声，便从水中钻出一个大龙头来，只见它张开大口，等那小将连人带马，跳入龙口，这条龙就钻入水中，无影无踪了。徐王兄，世间哪有这样稀奇之事啊！朕连惊带吓，一下就醒了。朕醒后，忽听谯楼正打四更。你说，这梦是吉还是凶啊？”

徐茂公听完，忙问：“那员小将说的四句诗，陛下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这四句诗是：

家住遥遥一点红，
飘飘四下影无踪。

三岁孩童千两价，
保主跨海去征东。”

徐茂公沉思片刻，忽然站起身来，朗声说道：“我主万岁，为臣给您道喜了。”

李世民一听：“什么？这个梦使朕担惊骇怕，这喜从何而来？”

徐茂公却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呀！这员穿白小将，是我主的应梦贤臣哪！”

李世民一听，便问道：“徐王兄，朕的应梦贤臣，他在哪里，朕上哪里去找他呢？”

徐茂公说：“陛下啊！人家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怎告诉了？”

“四句诗呀！”

“何以见得？”

“陛下请听，第一句，‘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太阳，日落西山，剩不多点红了。据臣所想，他家准住在‘山西’。

李世民一听，言之有理，带笑说道：“徐王兄，你真有两下子。好！就算他家住山西，可山西地面大着呢，这得上哪去找啊？”

徐茂公急忙回答：“能找。陛下不是说，他连人带马都跳进龙口里去了吧？山西有个绛州府，绛州府有个龙门县。这个人，准住在龙门县。”

“好！就算他住在龙门县，可在一个偌大的县里要找一个人，也是不容易的。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我主万岁，第二句诗不是告诉你了吗？‘飘飘四下影无踪’。您想，数九隆冬才天降大雪，‘薛’与‘雪’二字，音同字不同，这个人肯定姓‘薛’。”

“好！就算姓薛，那他叫什么名字呀？”

徐茂公见李世民问得急切，便赶忙说：“第三句诗，就暗示着

他的名字。‘三岁孩童千两价，’三岁小孩，便值一千两银子，这不是‘仁（人）贵’二字吗？陛下，他叫薛仁贵。”

这下，可把李世民乐坏了：“徐王兄啊，真有你的！好，就算他叫薛仁贵。可是，怎么算是朕的应梦贤臣哪？”

徐茂公说：“万岁，自陛下登基坐殿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以说是，平定四海番王顺。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无忧无虑，只是眼下边关吃紧，东辽正在犯边。陛下的脾气秉性，臣是知道的，看来非得御驾亲征不可。可是如今朝中，都是些老公爷了。”

说到此，徐茂公叹了口气，接着便如数珠宝似地说了起来：

“我们贾家楼结拜的众弟兄，现在最年轻的，是四弟程咬金，但他已是年近五旬之人了。我二哥秦叔宝，现已六旬开外，恐怕也不能再领兵为帅了！就是年龄最小的敖国公尉迟敬德，也四十开外了。真是老的老，小的小，难以派上用场。这次，万岁要是跨海征东的话，非得这薛仁贵保驾不可。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徐茂公这一席话，李世民可听得入神了。过了好长一会，才又问道：“徐王兄啊！就算这个人确实住在山西绛州府龙门县，可一个县的范围也不小啊！朕得怎么去找他呢？”

徐茂公急忙回答说：“陛下呀！他的本领您梦中也都看过了。不如降下圣旨，派人赴龙门县，扯旗招兵。如能招够十万大兵，那里面管保有薛仁贵。”

李世民一听，便痛快地说：“好啊！朕就派个人，去龙门县招兵是了。”

还没等皇上出旨，只见殿脚下跪倒一人，高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为臣有本启奏陛下。”

李世民慢闪龙目，往下一瞧，见下跪之人，并非别人，正是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垣张士贵。

张士贵早年曾在山东定阳王帐下称臣。自从投唐以来，他并没有立下多少功劳，可他为什么做到这么大的官呢？原来张士贵生有四子、二女。这四个儿子是：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大女儿给皇叔成亲王李道宗做了妃子；成亲王是唐高祖李渊和李淑德的胞弟。二女儿，许配了何宗宪。大女儿既给成亲王做了妃子，这下他可就飞黄腾达了。

张士贵为什么跪下呢？原来，他心中另有盘算。只见他向前又跪着挪了几步，细声细气地说：“万岁，刚才臣听见徐军师圆梦，说有个应梦贤臣。据臣所知这个白衣小将，恐怕不是别人，也用不着到龙门县去找，他现在就在臣的手下。”

“啊！”李世民一听，可就愣了，心想，这可太奇怪了！忙问：“在你手下？那你赶快把他领来，待朕看上一看。”

张士贵答应一声“遵旨”，就急忙下了金殿。时间不大，领上一个人来。此人是谁呢？正是他的姑爷何宗宪。

何宗宪年纪也在二十二、三岁左右，生的也是身高膀阔，方面大耳。他平时也爱穿白着素，还骑一匹白龙马，手使一杆方天画戟。来到殿脚下，赶紧给天子磕头。

李世民冷眼往下一看，哟！你还别说，看长相还真和梦中的那员小将差不多。可是，要仔细那么一端详，好象还缺点什么，但一时也说不出。李世民回头看了看徐茂公，忙问：“徐王兄，朕的梦中之人，可曾是他？”自己认不准，还得问人家。

徐茂公见问，就乐了：“陛下！您的应梦贤臣，他叫薛仁贵”！

“是呀！但不知小将你叫何名？”李世民冲着下跪之人问道。

“回禀万岁爷，小人我叫何宗宪。”

李世民一听，连忙摇头说：“朕梦见的那个人，他叫薛仁贵，不叫何宗宪。你快快下殿去吧！”

张士贵在旁边一看，气得咬牙切齿，心中暗骂道：徐三呀，你这个牛鼻子老道，你怎不办点好事呢？你要是说应梦贤臣就是我

的姑爷何宗宪，那该有多好啊！我的姑爷要能成为皇上的应梦贤臣，难道说，将来还能忘了你吗？

别提张士贵多么扫兴了，他急忙就跪下，口称：“万岁！既我的姑爷何宗宪不是应梦贤臣，请出道旨意，臣愿往山西绛州府龙门县去扯旗招兵。如能招够十万大兵，里边有薛仁贵，臣必速把他送往京都，交与圣上。”

天子也是粗心大意，并未深思，便说：“张爱卿，你既肯为朕代劳前去，那就更好了。这个重任就委派于你了。限你三日后，赴山西绛州龙门县，扯旗招兵。如果里边有朕的应梦贤臣薛仁贵，你就速送回京都，我一定要提升你的官职。”

“臣遵旨。”

张士贵赶紧磕头，谢主龙恩。可心中却打定了主意，这次去龙门县招兵，里边没有薛仁贵，还则罢了；若有薛仁贵，嘿，嘿，我就把他宰了，这个应梦贤臣，还得是我姑爷何宗宪的！想到这里，张士贵不禁露出了奸诈的~~笑~~。

第二回

薛仁贵自尽松林内 王茂生救人归途中

张士贵领了皇帝圣旨，带领他的四子一婿，就直奔山西绛州府龙门县而来。

到了龙门县，就扯起大旗，开始招兵。

山西绛州府龙门县，有一个大王庄。这个庄上，有一位老员外，姓薛名皋。这位老员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唤薛英，次子名唤薛雄。老员外薛皋夫妇去世之后，薛英和薛雄便分居另过，各守田园，可以说，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家业也都越来越富有。

可是，长子薛英夫妻俩已年过半百，膝下还无有儿女。一天，薛英长吁短叹地对夫人说：“唉！财过北斗，也只能端一个饭碗；房舍千层，也不过住上一间。可惜呀！你我夫妻，家中虽有黄金万两，良田千顷，仆役满院，骠马成群，可膝下无子，不但万贯家产无人承继，就是薛家这股香烟，还不断送在我的手中？唉！真是家门不幸哪！”

为这件事，老两口是终日忧愁，闷闷不乐。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年，薛夫人虽已年近五旬，却突然身怀有孕，可把老员外薛英乐坏了。转眼十月期满，生下一个大胖小子，白胖白胖的，别提老两口有多高兴了。

不久，孩子出了满月，老两口请亲戚，邀朋友，操办酒席，办了满月酒。

得给孩子起个名字呀！老员外左思右想，觉得自己都这么大

年纪了，没想到还得了个儿子，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呀！这个孩子也可真太贵重了。所以，给孩子起名就叫“仁（人）贵”。这“仁贵”也真有福气，长得真象水葱似的，不但生得白胖，长的也特别快：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晃，仁贵就长到了一十二岁。可是有一件事使人发愁，就是仁贵已这么大了，还不会说话，愁得夫妻俩整天啼啼哭哭，泪痕满面。

老员外薛英感叹地说：“唉！命中无子，不可强求啊！好不容易盼来个儿子，还不会说话，是个哑巴。”

老夫人说：“哑巴就哑巴吧，有儿总比无儿强啊！”

转眼仁贵便长到十五岁了，别看他不会说话，可是特别聪明伶俐。虽说他是哑巴，可他和别的哑巴不同，别人说话他都能听见，不管习文还是练武，一学就会。

这一年的夏季，天气非常炎热。有一日，仁贵正在书房看书，突然，从窗外蹿进来一只白虎，向自己身上扑来。仁贵吓得大叫一声，撒腿就奔他母亲的堂楼跑去。到了堂楼上，就对二老说：“爹爹，娘亲可了不得了，有一只白虎蹿进我的书房了！”

老两口一听儿子会说话了，这下可都乐坏了。可是，也就从这日开始，老两口也都病倒了。说来也快，不到一年时间，这对老夫妻便相继去世了。

说到此，还有段神话故事呢。民间传说薛仁贵是上方白虎星转世，十五岁以前，因白虎星没有入窍，故不会说话。白虎星为什么不入窍呢？据说，罗成也是白虎星转世，在他没死之前，白虎星还不能附在仁贵身上。直到今日，罗成在周西坡被乱箭射死，白虎星就转附在仁贵身上了，他才开始说话。俗话说，白虎当堂坐，无灾必有祸。老虎张口要伤人，这老两口便被咬死了。当然，这都是些封建迷信之说，只不过正好和薛仁贵父母的死碰在一起罢了。

薛家万贯家产，薛英老夫妻一死，就全落在薛仁贵的手中。薛仁贵既好习文，又好练武，他到处拜请名师，遍访高友。每日起早睡晚，苦练功夫，练就了一身好武艺。马上，步下，长拳、短打，二九一十八般兵器，他是样样精通。后来，有一位云游天下的道长，收他为徒，足足传授了他三年武艺。只是这位道长，性情古怪，始终不报姓名，连离别都是悄悄地走的，薛仁贵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给薛仁贵留下了一身好功夫。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是薛仁贵合当有难，一日夜晚，突然家中遭了一场天火。可惜万贯家财，就在这一夜之间，全都化为灰烬，烧得片瓦未存。

这下薛仁贵可就发愁了。若要念书，穷点不要紧，饿着肚子照样能写能读；可是练武功，饿着肚子不能练，浑身没劲呀！再说，薛仁贵自小饭量特大，每顿饭都是斗米斗面，这叫他哪有力去练功呢？他也曾想求人帮帮忙，可又找谁去呢？常言说得好：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一穷，谁见了他便都远远躲开了。因此，薛仁贵只落得一贫如洗，孤苦伶仃。

这大王庄村外，有一座高山，名叫丁山。在这山根底下，有一座破瓦寒窑。薛仁贵万般无奈，只得在此窑内栖身。夏天还算好过，可一到冬天，天寒地冻，寒风刺骨，他身上无衣，腹中无食，连饿带冻，实在难以忍耐。怎么办呢？他忽然想起亲叔父薛雄来了。常言说：“亲故亲故，十亲九顾（故）”。他老人家若是能借给三斗、五斗米，十吊、八吊钱，挨过这个冬天，待来年开春挣了钱，一定加倍奉还。薛仁贵在心中就打下了这么个主意。

这一日，他离开了破瓦寒窑，就奔大王庄走来。进了庄子，远远就望见了叔父家的一座光亮大门，怎见得？以赞为证：

止步留神抬头望，

一座府门在路旁。
上下马石两边摆，
狮子把门列两厢。
扎花门楼安吻兽，
龙爪槐树一行行。
青石门枕乌木框，
油漆大门放毫光。
门上贴着一副对，
妙笔生辉写得强。
上联写：忠厚传家远，
下联写：诗书继世长。
“积善人家”是横批，
门外有座影壁墙。

门前的家人，都坐在懒凳上，正在那儿闲聊。当薛仁贵迈步上了台阶，家人便往外撵他：“哎哎！去去去，到别处要去！”

薛仁贵一听这话，真是百感交集，犹如刀扎肺腑一般。他低头看看自己这身槛褛衣衫，心想，人家把我当成讨饭的乞丐了。薛仁贵佯装生气的样子，把脸一沉，说道：“哼！你们这帮瞎眼的奴才，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是谁？”

“我是你家公子爷，要见咱家叔父。”

这些家人都知道，老员外薛雄有一个亲侄儿，叫薛仁贵，他不仅好习文，还好练武，后来家中遭了一场天火，烧得片瓦无存，落得一贫如洗。这几年，也不知他流落在何处，也不知是死是活。方才一听他是薛仁贵，众人仔细一打量，哎哟！可真是他呀。唉，落到这般光景了。他要不说不，我们再不细看，还真把他当成讨饭的乞丐了。

“你要见我家老员外?”

“是的。快去给我回禀一声!”

“得了，得了，自家人，不用回禀了。公子爷，您就进去吧，老员外正在书房呢!”

薛仁贵一想：进去就进去，他是我的亲叔父，还怕什么？于是，他迈开大步，“腾腾腾”地就进去了。

“哎！看着点，小心他偷东西。”

“不要紧，员外爷的亲侄儿，他拿也没拿别人的。”

家人的背后议论，薛仁贵都听见了。心想：唉！这真是“狗眼看人低”呀！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等见着我叔父再说。想着想着，书房就到了。

这时，薛雄正一个人在屋里进食。炕上放着饭桌，桌上摆满了酒菜，地下生着炭火炉。这真是，火旺屋暖，酒美菜香，身上还穿着厚厚的棉衣，盘腿正坐，好不气派。

“叔父，你在屋里吗？”

“谁呀？”

“是我。”

“进来！”

“是。”薛仁贵一挑门帘进到屋里，看见叔父，赶紧跪下磕头：“叔父大人在上，侄儿这里给你叩头了。”

薛雄这才仔细一看，见是自己侄儿薛仁贵，就用鼻子哼了一声，心想：这个穷鬼，万贯家财，都让你花光了，今日上我这儿干啥来了？

“仁贵！”

“孩儿在。”

“你干啥来了？”

“啊！二叔，我不说，大概你也知道了。孩儿家中遭了天火，家财烧尽，现在是家贫如洗，身上无御寒之衣，家中无隔夜之粮。